

An Interventional Design Anthropology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Working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新兴科技的介入式设计人类学:跨学科领域的工作

设计人类学

- 过去的研究倾向于将新思想构建在直接相关的理论和民族志之上,而不是挖掘人类学辩论和思想的 轨迹
- 设计人类学的三次浪潮, 强调应置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考虑

新兴技术

- 新兴技术被理解为尚未在市场中达到或实现其潜力,并且预期一旦实现,将通过颠覆性变革为社会带来益处。

新兴技术干预人类学 (Interventional Anthropology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关注人们对未来可能技术之想象和物质性的感官、情感和实践经验, 批判那些预测新兴技术对未来影响的主流叙事。

挑战

解决方案叙事

- e.g,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其网站上发布的叙述与《科学美国人》每年发布的新兴技术清单
- 新兴技术似乎被想象成当法规、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允许时,将被推向社会的完整产品, 忽略了智能和 自动化技术如何可能成为未来人类日常世界的一部分。

例如,自动制 动、辅助巡航控制和自动泊车等自动驾驶功能正缓慢进入个人生活和公共道路。自动驾驶并非以完全自主模式进入社会以随 后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以“不完整”或仍在发展中的形式(相对于预测的未来影响)存在,并被人们用于应对其个人日常情 况。

技术可能会随着其发展而缓慢地引入社会,而不是作为完全成形的解决方案出现;人们参与决定技术的使用目的。

主流范式批判

伦理: mit的“道德机器”网站

与民族志实践一样,伦理是过程性的、偶然的和情境化的

事故的真实情境 (如环境变量、人类即兴反应)

决策的具身性与非理性 (非纯逻辑计算)

批判定量研究 (如AD接受度调查), 重新定义信任为:

情境化的情感体验: 源于熟悉感与日常惯例

物质性共构: 由物件 (如“幸运挂饰”)、仪式、环境共同生成

信任

应该调查在特定环境下,除了人机关系之 外,还有哪些其他“事物”、关系和过程参与了为人们使用技术产生足够的熟悉度和信心,从而使人们产生信任。

要理解人们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感受,所需的概念和分析类别不应直接关注汽车本身,而应关注其**物质性和未来想象如何与日常生活物质性、物流和体验的复杂性纠缠在一起**

将信任置于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变化 的**(突发)情境中即兴地“找到继续前进的方法”**

我们的自动驾驶民族志是**干预性的**,因为它超越了观察性民族志和长期田野调查,通过 重演、设置用餐等情境以及使用自动驾驶功能与人们互动。

两个案例

信任的偶然性, 随着道路情况改变

超越人机交互

信任源于****物质集合**** (车内手机、安全工具) 和****身体实践**** (通勤习惯), 而非单纯技术性能